



後學義烏虞守愚校刊

勅誥二道

勅致仕南京禮部尚書章懋卿以醇篤之資正大之學
歷事累朝恬於進取起教國學未久即歸身在山
林望隆朝著

先帝嘉禮進秩亞卿朕嗣統之初緬惟風采載進今官
仍聽里居不煩以政茲聞壽近九袞體履康裕特
遣行人王懋齋勅存問并賜羊酒卿宜倍加調攝
益隆壽祉稱朕懷禮者碩至意其尚敬承之哉故

勅

嘉靖元年二月初四日

之寶

奉

接有司以爲

天承運

皇帝制曰保躬完節君子之素心崇德報功國家之令典事有關於激勸恩無間於存亡故致仕南京禮部尚書章懋造詣貞純行履高潔峻登甲第妙選詞林屬直諫之上陳左選縣令旋優恩之下被改

授廷評憲臬提刑每嚴守法成均造士克正師模歸志聿堅辭章屢上身遂閑居之樂世高勇退之風迨擢奉常載陞禮侍雖寵榮疊至而恬淡自甘善不近名學惟師古肆當新政眷念老成特進秩於春卿式增光於故里方塵存問之使遽聞淪謝之音宜有殊恩以示褒卹茲特贈太子少保謚文懿於戲人惟求舊慨耆宿之無多禮重飾終必名賢之是畀幽靈不昧渙命其承

制誥

嘉靖元年十一月初四日

之寶

諭祭文

皇帝遣浙江布政司左叅政張芹諭祭于

松石 似枚

故致仕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文懿章懋

曰惟卿學術醇正志行高明振美賢科馳聲翰苑

因言外補旋擢廷評憲臬提刑成均造士再遷禮

寺遂貳春卿屢以疾辭堅卧不起清風高節增重

士林身名俱榮進止無愧屬予新政眷念耆臣晉

秩崇階遣官存問訃音忽至良用悼傷爰推恤恩

特加美謚賜葬與祭以慰幽冥九原有知尚克歆

服

嘉靖元年 月 日

行狀

林俊 莆田人 太子太保刑部尚書

楓山章先生諱懋字德懋號闇然翁澱濱遺老其
晚年別號也蘭谿純孝鄉人上世自建之浦城來
族代有令人

國初起人才不就為叔良甫公祖也質厚有鑒識贈
朝議大夫南京國子祭酒為申甫甫公父也無擅
遂無獨成贈恭人為吳母也公生正統丙辰壬午
魁于鄉丙戌試禮部為會元入翰林為庶吉士為
劉文安柯竹崑獨與不涉交潤劉云然詩本諸志

而文本諸道柯固云爾也編脩甫四十日偕同官
黃采軒莊定山論上元煙火非是謫先是羅一峰
論首相不當奪情亦謫時稱翰林四諫為榜得人
毛給諫弘陳御史壯論救改南京大理評事由儒
觴吏不腐不深南入俸視北縮例益以堂隸宦直
之羸公獨無益遷福建按察僉事體仁藏用與道
弛張沙尤泰寧閩漳山海之寇皆有以俘其魁離
其黨以默囿完醇之政而賁桴土鼓非世觀之習
也三年疏致仕以去尹莊簡固不可三詰而終不
變時年四十一人以為難既歸其貧守道奉親外

閉門讀書畢心體認之學而言必根志志必宣用
用必副功楓山授受提挈綱要以自得悟領之精
蓋至是公之得益深士之風為之一變學子至不
能容白沙一峯定山皆極推與朝論時有所薦張
莊簡儲殖菴潘南山由道味同也

孝宗朝南北闕祭酒倪文毅起謝方石于北公於南時
未終制

詔虛位以待既就官開示近裏南士意若無奇比論理
道探索隱幽論天下古今事若生其時履其地處
分其虧成五經論難若寸莛撞鍾迎乎而應然後

知書無不讀理若事無不會學政時政有疏勤聖
學重詔令敬天戒隆繼述謹大婚有疏

武宗朝如此前後兩乞致仕

溫旨勉留有老成端謹聞望素著允宜師表之褒既三
年三疏請老而自問醫東下南京太常卿辭禮部
侍郎又辭既致事儉壬鼓奸綱常易故縉紳懼毒

在

宗社亦為之搖公明炳幾先而憂先在位者蓋炳炳焉
江西之寇陷浙公移縣城矮屋三間左寢右爨門
垣不能備侍御鮮君冕張君縉給諫徐君文溥守

劉君淮時疏舊學耆德表以風世

詔加存問

且入正大統再用言者薦加南京禮部尚書致仕有學

行老成名實相稱之褒報至公已床褥曰噫無以
為報也疾亟與林守有年論古今事與姪贊論君
大夫保天下國家之本取士會父子庶幾未旦故
居之前星隕申及化辛巳除夕也壽八十六善類
相吊皆曰章先生亡章先生亡公仕籍幾六十年
官僅三考立朝僅四十日城府不見其迹者四十
餘年義利界軫表坊立第辭之甚峻易深而善於

用健取乾定取履順取巽固取怕粹中貞格真是
以歆動一世表律天下之士夫不知古君子何如
配郭恭人善共艱難先卒子振擴捷孫訢曾孫衢
誠皆天歿誥不慧少子接八十二始生今始五歲
天固章氏念也壬午三月癸酉姪方伯君拯奉遺
命長山祖塋以附與郭氏合既畢事檢其笥文幣
數端二婦穀五十石接尚無遺完名始終其偶然
之故哉

璽書存問之使及門已不待

賜葬賜祭贈太子少保謚文懿皆身後之遭事行門人

董遵記為詳所著有楓山集婺鄉賢誌蘭谿誌所
輯有諸儒粹語宋史刊誤未成書俊臭味偶似出
處大致亦殆有同者楓山還往拜里門而叅几杖
抵足前席時若有所寄是日何日忍登公之堂哉
景仁之傳後死者之後也捫泪評隲俟立言大君
子碑有道者

行述

姪拯工部尚書

翁諱懋字德懋姓章氏世家蘭谿縣純孝鄉循義里之渡瀆相傳遠祖自建浦城徙此而譜牒遭燹不詳曾祖叔良

國初以人才取用辭不就官祖邦和父申甫英果有志識鑒過人遭家多故弗克仕預期子若孫孰當成立悉如所言以翁貴封文林郎南京大理寺評事追贈朝議大夫南京國子監祭酒妣吳氏封孺人追贈恭人翁生正統丙辰幼有異質書數過輒

成誦不忘年十五游邑庠嗜學如渴講易必究其
指歸或謂大遂不利場屋益自信不懈天順壬午
中鄉試易魁成化丙戌劉學士定之主會考讀其
卷謂茂才異等擢第一人刻其文什六七登羅倫
榜進士時論以是榜得人最多而一峯暨翁文學
行誼哀然居首甲倡乙和互相激厲士氣一新選
入翰林讀書中秘劉學士同柯學士潛課其著作
翁言必言志文必載道往往絕出流輩二公亟許
之授官編脩甫閱月內閣分題賦上元煙火等詩
公偕同官黃公仲昭檢討莊公孔暘上疏培養

聖德忤

旨杖之

闕下謫臨武知縣時稱三君子先是羅公論時相起復
被謫直聲震朝野翁等繼之通號翰林四諫既出
國門給事中毛弘論救改南京大理寺左評事始
至日取刑書故牘詳閱之得其要領故議讞精審
老於吏事者自謂弗及而守正不阿雖貴卿弗能
奪也三年考最

勅進階文林郎復任疏乞歸省遷福建按察僉事毅然
以振風紀爲已任而事多掣肘不得盡行所志嘗

因歲序却桃符題其門曰要使鬼神司屋漏不須
茶壘衛門庭題其楹曰無才自愧虛糜祿有病惟
應早掛冠蓋翁學在內省志不在外求也翁雖虛
心職業顧直以德學顯而不以吏事名然議處番
貨公通貿易以便商福安聽民採鑛以絕盜海田
認納虛稅以便民假託清軍以擒秦寧之寇先行
賑濟以平沙尤之賊則又其善政之卓然者也行
部積勞觸瘴成疾恐貽親憂歸志益堅考績赴部
遂求謝事家宰尹公慰留之辭益力尹公詰之曰
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疾如何可退翁矢口對云古

人正色立朝懋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懋之
貪多矣古人視民如傷懋之酷多矣年雖未艾鬚
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請舉一退之足矣尹公撫
然驚嘆知其意決特為具

奏得從所

請時年僅四十一人謂急流勇退若水文山高致於翁
復見既歸杜門謝俗日以娛親玩書為事安貧守
道若將終身嘗往來楓山庵中遠近學者執經問
業門墻林立人因稱為楓山先生提學胡公榮嘗
卽其近居而相度之將築書院為開講之所固謝

而止海內名流東西行過縣必造其廬莊定山嘗稱翁於書無所不讀於天下事無不理會究極義理精微身體力行惓惓斯世不為矯飾周畏齋時可亦云羅一峯嘗稱吾弟德懋靈力澄山之才也其為同志稱許如此弘治初元從臣累薦如尚書張公悅侍郎黃公孔昭御史湯公鼎姜公洪等皆上疏僉都御史虞公瑄移咨吏部行勘起用以親老身病辭不就已而御史王公鑑之鄧公璋主事潘公府復交章舉

奏催勘又辭

孝宗勵精圖治任儒宿北監既用謝公鐸為祭酒辛酉復特起翁為南監祭酒時方遭父喪力辭

詔添司業聽終制赴官再辭

不允癸亥服闋赴留都視事太學謹築度尚德化厲廉耻六館諸生翕然嚮風豪傑有志者排日執經質問所疑隨方而答人人自以為得師姑蘇尤君椒毋病不得歸省晝夜涕泣翁許之歸或謂例阻則曰吾寧以違

制受罪不忍絕其母子之情也聞者嘆服尋上脩舉學政疏上條陳弊政疏再疏引疾乞休皆

不允荷蒙

溫旨有學行老成允宜師表之褒正德紀元丙寅

覃恩錫誥進階朝列大夫陳言治道要務五事曰勤聖
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保寓忠愛復再
疏乞休未允

溫旨有學行老成端謹聞望素著之褒任滿三年踰七
十以老病不能赴京給由懇辭遂緘公移呈繳吏
部不待報尋醫東歸復三疏始得

請時逆瑾擅權名卿多遭斥辱而翁已先幾去矣庚午
冬陞南京太常寺卿辭辛未春復陞南京禮部右

侍郎辭

優詔允以侍郎致仕翁以得致其事乃謝不復辭甲戌
江西盜起鄰壤戒嚴徙居縣城中草閣一棟不能
備門堂齋守劉公蒞欲為構之復謝免劉守以涸
寒之月大發丁夫築堤捍河翁為書以天時水勢
人情陳利害白之劉守為立罷其役且錄書語榜
於郡門鄉人頌之劉守具疏乞優養耆德以勸士
風南科給事中徐公文溥巡按御史鮮公冕亦各
上章乞加優禮

詔有司時加存問鮮公因移文郡縣表厥宅里仍勒石

鄉賢祠翁謝之尤力蓋其素性不喜標榜也巡按御史張公縉繼至復

奏稱翁天下達尊宜有異數辛巳夏恭遇

聖天子更新大化特陞南京禮部尚書致仕懇辭不允

溫旨復有學行老成名實相稱之褒尋以御史胡瓊言重煥

天章遣官存問而翁不及待矣翁以臘月二十日感疾親友子姪更迭問候至屬纊之際無一語及亂傳至邸報不允所辭曰

主上特恩敢不祗受惟恨無以為報耳衢守林公有年
至時疾增劇矣卧榻上與論古今天下事甚悉次
夕與姪贊論君大夫所以保天下國家常久之道
因及春秋列國惟許士會夫子庶幾歲除謝親友
各回守歲申時遂寤是日未旦鄉人見有星墜所
居前山或以為翁亡之徵云壽八十有六平生襟
懷坦蕩不修城府器度宏偉不見滲洩望之靡朴
卽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好賢禮士樂人為善
包荒載養與物無忤人與之交則親與之言則信
或以不情處之亦不逆億也居常無甚異同至臨

大事決大議則據經援古確乎不易語事後當成
敗率多驗者性尤寡慾衣服飲食宮室器用隨寓
而安百凡嗜好不一入其心行藏去就以時而動
惟義之歸自出身九轉以至八座然居官不過十
年歷俸僅滿三考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身雖
閑退志存天下每聞進一善人行一善政則欣然
喜否則愀然不寧夜必露天焚香默以國泰民安
親賢遠佞為禱於民生利病亦懇懇為上官言之
山林日夕講學功深經書微詞奧旨多所剖析而
尤篤信朱子不為異說所搖作為文章惟古訓是

程詞達而已無一險棘語然理勝而味永其所雅
言謂人形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須與天地之體
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可謂之人論學
者須大其心胃蓋心大則百物皆通必有窮理工
夫心纔會大又須心小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
不至狂妄矣論學術去程朱又又大壞矣必須真
聖賢出方能救得論政體第一是格君心收人才
固民心為本然後政事可舉而行也論世道惟唐
虞三代之盛皆是聖人在位致中和下此一泰一
否祇憑氣運推盪耳論家法如鄭義門兄弟讓死

篤義如此其家安得不悠久乎論風俗須效橫渠
復古之志行藍田呂氏鄉約庶可一變而厚論吾
婺有三巨擔自何王金許沒而道學不講自忠簡
默成逝而功業不彰自吳黃柳宋謝而文章不振
後學可不勉哉論居常處困每誦伯夷叔齊餓于
首陽之下民至于今稱之之語便覺自警拔論居
敬自謂於專一上見功覺得中心無甚放僻邪侈
之雜論窮理自謂於精義處得力見得進退辭受
之節頗分明不敢放過凡此至論不一而是門人
董遵記之尤詳且稱翁學由乾惕德含坤章履道

坦坦君子謙謙進得泰之彙征退得遯之嘉遯仕
得漸之羽儀處得蠱之高尚時止時行其道光明
又似得之艮焉殆深於易而善用之者也姜僉事
麟亦贊翁蓄德深厚喜怒不形於色恩怨不槩於
心矜伐不出諸口驕泰不措諸身碩膚不自見小
疵不自掩以闇然自命可謂稱情矣蓋翁初號闇
然居士晚更號澱濱遺老嘗欲摘選程朱後諸儒
經書粹語以為集說及判定宋史之謬患力不足
而止惟修縣誌及本府鄉賢祠誌成帙并遺文數
卷而已翁始卒鄉邑知與不知皆為流涕親舊咸

欲奔訴有司當道以冀恩澤適拯自京回非翁雅
意謝不可乃以壬午三月二十六日癸酉奉柩歸
厝於先壟長山之崗規制雖苟簡而翁所自營恭
人郭氏能佐理家先翁十六年卒亦葬是翁自爲
誌子男振擴捷女順適趙倣孫男訴皆先歿曾孫
男衢繼孫男試亦早夭誥不慧孫女娟適郭暄少
子接生五年矣念翁名位年壽不爲不隆而獨後
事如綫未知福善之天竟何如而詔後之碑不可
已拯幼承指授勉以向上事業而不肖無似不能
有所奮揚又恨入仕太早奔走四方無以卒承至

俟
教雖欲形容盛美而力有不逮用敢粗述梗槩以

當代大儒立言君子採而擇焉

楓集行實

門人唐龍

邑人太子少保刑部尚書

予師楓山先生沒之年龍弗預於執紼之哀大有
戚焉今得觀諸君子所為行狀與述與傳補傳與
祠記咸秩秩然昔明道之莖門人數十人各用所
知而自為文以述其道庶幾無遺行先生沒後大
宰中峰嘗以是命之且申之曰予撰先生誌銘有
待於子之言其毋怠乃覩親而言先生姓章氏名
懋字德懋稱楓山者號也先生生而嶷嶷然聰明
穎悟書初讀即舉其要而再而三終身弗忘其學

根據六經尤邃於易煥然溲然而入焉遜菟紀載
上下數千餘年如見當時行事及百家諸子之言
罔不考究至論舉子學則感然于容其志遠矣天
順壬午掄魁于鄉丙戌試禮部劉文安公校其文
曰是固茂才乎乃舉會元登進士第授庶吉士是
年狀元寔羅公倫道義風節與先生偕先生在中
秘三年凡

國家典彝品式章程法制博綜精覈歷歷無餘緒始
先生明於稽古以後稱通今者亦莫先之尋除編
脩月餘會元宵舉放燈火爰命館局賦詩進呈先

生以燈火非昭德之器詩賦非論思之業乃敷古
訓陳遠圖以爲䟽蹇蹇千餘言偕同官黃公仲昭
莊公孔易連署而上之杖於闕下謫臨武知縣直
聲忠槩天下想聞乃稱三君子時羅公抗論時宰
起復非經制謫提舉海舶又稱四諫猗歟備歟出
國門言者申救改南京大理寺評事至則詳檢刑
牘凡鞫讞每務側隱之實而弗以亟疾苛察相高
廷中稱平焉三年考績䟽歸省雖未顯言去而志
有在矣尋陞福建按察司僉事先生曰惟綱惟紀
吾今日任之由是校勘獄牒剪剔吏蠹踏擊官邪

疏滌氏瘼百姓獲安寇賊姦宄無所容施于有政
澤如也然性鯁鯁與行部者相齟齬大議大計惜
弗獲盡行焉耳歲序卻挑符書于門曰正要鬼神
司屋漏何須茶壘衛門庭又題其楹有多病早掛
冠之句皆以明志也踰三年以考績行遂疏解職
浩然而不可留也天官三誥弗宜去先生三復曰
宜去語在補傳中竟得謝年四十有一天下曰賢
哉大夫其歸也閉門却掃跡弗入城府薄田數十
畝聊以自給而已構樓三間中張布帷左右置經
籍日縮而觀之顯曰形器隱曰道德贖曰事物精

曰性命觸類旁通內融而暢于外興至則振衣躡
履散步林壑濯於清泉坐於茂樹其所謂浴沂風
雩之樂非邪四方弟子從者如雲執業問難橫經
而論道顯賢名公卿巖穴隱者仰止高風接軫于
門貧無供具刈蔬脫粟而餉之或諷為文章曰小
技爾予弗暇又有誥弗著述者曰先儒之言至矣
盡矣第刪其煩蕪可也家食二十餘年元臣與臺
諫論薦無虛月咸以出處卜治亂焉南京國子監

祭酒

孝宗皇帝灼知先生名故特用焉先生方居父喪乃增

置司業虛其席以俟先生終制昭異數也卽吉再
辭弗允始就列首勵教化倡德義明道術著功令
肅儀軌洋洋如也風灑如也六館諸生振衣而前
離析經訓以敬業辯論治道以定志揚摧古今以
知類錯綜名物以程能猶洪鍾待筵隨其扣之大
小而各盡其聲焉猶渴者飲于河或斗或石斟酌
飽滿咸津津而退正德紀元陳言勤聖學隆繼述
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五事履霜之辯析矣先後
五疏乞歸皆弗允乃引年以請復三疏始得謝焉
未幾陞南京太常寺卿辭弗允復陞南京禮部侍

郎又辭

詔許以侍郎致仕謝而不辭禮也癸酉江西盜充斥聲
連衢婺居民洶洶衆強先生徙城中以居而非先
生意也壽考康寧耄脩不倦守臣與行部者咸疏
先生宿儒耆德宜崇禮秩以風勵天下

詔飭有司以時存問嘉靖中興特陞南京禮部尚書致
仕亦從臺臣之請也辭弗允且降

溫旨以學行老成名實相稱褒嘉焉辛巳歲且暮龍辭
先生赴關中任先生留爲其少子接約婚既成曰
汝徃徃吾及送汝還吾其能待乎其惟惇彝典翼

前脩老夫之祝也龍再拜曰敢不授教投淚而別
時十二月之望矣先生乃於二十日構疾夜星隕
于舍其光炯然除日未時白氣如練氤氳上游申
時先生乃沒壽八十有六存問之使在途而弗及
矣得

贈太子少保謚文懿痛哉斯文之戚也先生天挺其質
瑩乎美矣充學以達本介以辨義養以成性行以
迪德其貌于于要之天下嗜好一不入于心超乎
富貴而藐之真浮雲栩栩爾其詞恂恂及論事決
議明計利害直指是非譬諸黃河懸於崑崙之巔

其性無競于物乃嫉儉夫抗流俗狂瀾滔滔砥柱
不拔宿怨舊惡尤泯泯然而遺焉釋將終其身而
無愠色先生恒言吾婺有鄒魯之風嗟乎明哲日
湮道學功業文章三者橫棄道側誰其任之實以
勗黨小子龍之不敏尤數數致望焉龍則曰孰有
任之知先生者乎先生之學務身心而不澆泮于
口耳嘗論吾人之形性同天地之體用又云人心
有大有小大心窮理小心慎獨又云虛無害心又
云政體始於格君心又云致中和可以躋唐虞三
代之盛吁有味哉北山諸賢所謂道學者亦若是

爾自編脩以至尚書立朝僅四十日官不過三考
乞休凡二十餘疏典刑風烈廉頑而立懦則曰百
世之師可也其匡弼世教防範人心之德弘矣蓋
與忠簡默成各自為功業可以隱顯論不可以大
小觀也先生所遺有楓山集與鄉賢蘭谿志諸篇
雖不為斬絕竒詭之體以爭長于世皆以意會理
以詞達意大音而聲全玉不琢而文彩自蘊至於
諫止燈火一疏尤在培養

君德卽詩書詔其君者無以過焉視黃宋諸名家之言
又不知孰為後先也龍弱冠卽侍先生而今年則
艾矣於先生目擊而道存者也君子曰目擊而道
存不可以容聲然則先生豈可以容聲哉若千百
之什一斯可已爾君子其博采焉

楓山集傳

門人徐麟四川僉事

先生名懋字德懋姓章氏少有異質書數過輒成
誦不忘厥考祭酒公期之大受博以諸經子史比
成童無書不讀補博士弟子與先子同舍會輔交
滋先子雖少長謂先生聞道先已致敬畏焉按察
僉事江西劉龍號通五經聞先生名召見堂上甚
加器重語曰當以少年登高科文學名天下自是
聲稱日起每試必居首選景泰癸酉三月杪先子
夢白麟踞坐齋戶外旦以告人皆曰取應之兆先

生獨曰肅育之祥越三日麟生先生善吾文山講
易有深契或謂二先生易太邃不利場屋先生笑
曰當有具眼不數年相繼魁選成化丙戌劉學士
定之主會試得先生文讀之謂茂才異等擢第一
人刻其文什六七

廷試風揭先生卷起

廷中諸執事驚曰此異事殆異人也賓三甲前列與
論殊不平顧以先生與一峯先生文學行誼一時
士望並登大魁蔚為科目之盛選翰林庶吉士讀
書中秘時課著作以程其學先生詩必言志文必

載道往往絕出流輩院庭新作戰車詩首章云云

登科詩云云瓊林宴尾聯云云早朝尾聯云云禁

鷺尾聯云云謁文丞相祠首章云云秋日感興云

云移菊云云懷古云云太學陪祀古詩云云止賜

酒云云院南三圃云云送春古風卒章云云中秋

賞月賦云云書室銘云云易論云云詩論云云書

論云云春秋論云云禮論云云讀西漢書云云東

漢書云云蜀漢書云云陶集云云陸宣公奏議云

云范文正公荅元昊書云云歐集云云蘇集云云

東坡足柳公權聯句云云荆公集云云韓魏公贊

云云丁亥年授翰林國史編脩時白沙先生為當路勸駕會試

京師門人容貴一之侍行白沙與先生聲氣相得白沙再下第歸過南都先生送之詩云云又送一之

詩云云是年十二月

內閣分賦烟火詩贊先生不賦詩上疏云云忤

旨得罪杖之

闕下黜為臨武縣知縣既出

國門諫垣論救左遷南京大理寺左評事先生至則剽取刑書故牘詳閱之得鞠獄之法論讞稱平先

生望重平日留都士大夫以其進退卜時污隆三

載考績天曹謀歸省上疏云云於是漸有去志矣

復任遷福建按察僉事先生雖盡心職務然直以

德學顯而不以吏事名張都御史瑄分陝福建雅

重先生凡官吏臧否政事得失咸取決焉先生既

不辭難亦不矯枉衆益推服嘗因節序題其符曰

自有鬼神司屋漏不須茶壘衛門庭題其楹曰無

才自愧虛縻祿有病惟應早掛冠人以是知先生

學在內省志不在外求也連歲病熱歸志益堅滿
考入

朝事竣乞致仕先生年纔四十一且告老朝野駭異
謂錢若水復出度必留先生大用先生求去甚力
遂得

請南歸強歲二毛深居簡出東阡北陌白石清溪日尋
樂其間汗則浴于池倦則偃息于牀無痒苛疾痛
則檢殘經讀之門人弟子從游問學矢口從心則
尚論古人旁及世故惓惓於天下

國家祭酒公老年無恙父子間相與上下其說麟方
在門親見聞之海內名流東西行過縣必求先生
之廬造焉以考德問業餘于胡先生叔心天台謝

先生鳴治皆不遠數百里而至東洲先生以道學
自任督學廣南尊禮白沙及移兩浙則尊禮先生
微言至論雖未必盡合然每示諸生以爲高山景
行則固有在也弘治初元從臣累薦南京二部黃
侍郎孔昭獨薦堪任按察使皆不起某年

詔特起先生爲南京國子祭酒先生方遭喪力辭疏云

云

孝宗不允聽終制赴官再辭疏曰云云

不允某年服闕赴留都視事太學謝

恩疏云云明年上脩舉學政之疏拜上乞休疏又明年

上舉明弊政之疏并上乞休第二疏繼上清理監
生之疏正德紀元丙寅上乞休第三疏又以初政
上陳言要務之疏并上乞休第四疏是歲之秋再
上脩理廟學之疏并以老病不能赴京考績上乞
休第五疏遂緘公移呈繳吏部不復待報徑去任
尋醫東歸庚午冬

詔以南京太常寺卿起先生于家上疏辭
不允再辭疏

詔加獎進先生南京禮部右侍郎致仕又辭疏

不允先生謂得致其事乃不復辭其年江西盜起鄉以

隣壤戒嚴先生徙居縣城中草閣一棟不能備
堂郡守劉蒞謀割俸為先生作堂先生固謝劉守
以郡城之南溪流西溢為南市之患將捍之使復
故道徒眾既集畚鍤既具先生為書以天時水勢
人情陳利害白之劉守為立罷其事且錄先生之
教榜于郡門士民稱劉守改過之勇而頌先生庇
民之功劉守又嘗具疏

請養先生之老疏頻上劉守以事去方劉守有事之初
先生諷當路云某正色敢言怒犯權姦忠存社稷
一時風采朝野傾望始以直道而黜繼以直道而

起卽欲去之然進退之間亦宜有禮不然恐無以
厭公議劉守竟以罪去而天下咸謂不平顧以增
劉守之重卒知先生言某年南科給事中徐文溥
上疏

朝廷感其言

詔有司歲時存問務稱優禮者宿之意巡按浙江御史
鮮冕因移文郡縣授之直使大書

詔語表厥宅里先生謝之尤力論者匪直稱先生之介
而彌仰其高先生年踰八十雖齒落髮白然視聽
未衰而志氣清明議論精確則壯夫不逮也先生

長子旣沒一孫亦夭仲子未胤身後之傳未有所
託人以爲先生憂茲歲二月望之明日乙酉乃生
男子戚疏老穉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天於
先生至是定矣先生世家純孝鄉循義里楓山近
山先生麟謂先生道德名節風動天下竊更楓爲
風間與同門友董遵道卿稱風翁先生體貌秀碩
鬚髯奮張聲氣和暢語言侃侃宅心坦蕩而光明
不脩城府不厲圭角不立門戶望之龐朴卽之和
厚聽其言開心見誠近揚休山立氣象持身處事

因情以爲質而遜以出之人與之交則親與之言
則信或以不情處之亦不逆不億也居官蒞政行
所無事及臨大事決大議則閭閻侃侃據經援古
或拯之不得而隨亦以同而異行藏去就度之以
時裁之以義而歸潔其身難進易退之風古亦難
之今則絕無而僅有也讀書論道作爲文章惟古
訓是程辭達而已不爲艱棘刻削之語淳粹和平
理勝而味永品第儒先恒以著述爲功至其自處
則培養本原脫略支蔓冲懷奧旨未易測也天性
簡易繁文細故不務剪剪拘拘然禮崇其本事挈

其綱宛然守約家法度偉器宏不見涯涘包荒藏
疾不必得在已失在人於人若不甚別白於事若
不甚可否然界限井井如高山深林巨谷形勢渾
涵而畜泄雲雨藏伏光怪不可以常物窺也朋舊
還往不問方類與其進不與其退與其潔不保其
往博學多識穎悟之分最高義理微密不費研覃
而大意自見議論所及格言成說剖析無遺在國
學時答坐丈席諸生履滿戶外各挾卷質疑請益
隨問響答若不經意然皆有發焉衆歛衽嘆曰真
經師也燕居靜坐事無將迎朋從憧憧不屏自絕

得何思何慮之趣爲人寡欲衣服飲食宮室器用
隨寓而安百凡嗜好一不入其心以羈勒視爵祿
以雲烟視名寵以汚垢視貨利故富貴不淫貧賤
不移折辱不屈自壯至老玉雪自持歷官卿佐猶
蕭然若寒士清風高節天下仰望金紫輿蓋非踵
迹畫錦表敝緼袍非沽名布被人皆信之蓄德深
厚喜怒不形於色恩怨不聚於心矜伐不出於口
驕泰不措於身碩膚不自見小疵不自掩尚綱舍
章允矣君子以闇然自命可謂稱情矣好賢禮士
愛惜人才樂道人之善人之有技若已有之汲引

後進惟恐不及顧謂世故推移道術分裂未嘗不
以才難興慨也嘗言吾鄉有三巨擔棄道左一道
學二功業三文章先進日遠後進難乎其入先生
蓋以自任而又以厲吾黨小子也麟惟先生名實
在上下文章在金石簡編節在出處道在斯文傳
於百世必矣况官位尊顯國史宜爲立傳但先生
同道之友如一峯白沙東白定山方石文山皆先
亡矣門人高第能形容德美如程門游楊朱門黃
蔡當有所屬失今不識後且弗傳麟辱門墻四十
餘年先生之道雖未之聞而依歸之心成達之誼

不在二三子之後詎敢以猥劣自外故推測彷彿
撫拾梗槩為先生著茲小傳俾知德知言者有所
采擇云

論曰忠簡之忠旂彝銘功默成之清風節流聲黃
之醇柳之卓吳之深宋之傳文稱大方金追而玉
琢東萊鼎峙北山四傳考亭之派流為大川先生
忠猷壯節以身殉道遑恤浮沈揆道留鑰則愛君
憂國寔同此心勇退急流觚廉玉潔鳳翔千仞羅
不可繼介豫之石履履之道舍貴之車空瓢大耋
北迹于古磨鏡中書兩輿一轍文辭爾雅自成一
家言志存貫道視文人之文遠乎深造學問淵
以道為宗願探而深鉤沂麗澤之源為之揚波觀
盤溪之淵為之沿流絕學百世先生始出三立不
朽一身兼收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於乎先生亦可
以俟後學而考前脩矣

楓山補傳

門人董遵邑人感恩知縣

我楓山先生章公道德之高致文章之爾雅進退
之大節同門徐麟仁夫既傳之矣遵復何言謹述
其遺以補未備云先生自少游邑庠識見高遠不
以科舉學累潛心太業慨然有范文正公之志天
順壬午中鄉試易魁成化丙戌先生以會元登第
選翰林庶吉士拜編脩一峯羅公以狀元及第拜
翰林脩撰相與友善上下其議論同榜莊公孔暘
黃公仲昭賀公克恭陸公克深謝公元吉鄭公克

脩自羅倡章和咸相激勵直欲恊恭致吾

君於唐虞之盛

朝廷氣象頓覺一新斯未幾有元宵燈火事先生與
莊黃爭欲論諫時白沙陳先生公甫在京謂入仕
初此舉正好閱先生疏簡切二公卽連名同上既
忤

旨當道且惡遂斥調外聲稱赫然

京師號爲三君子先是羅公疏論大學士李公起復
之非謫福建市舶提舉直聲震朝野又通號爲翰
林四諫給事中毛公弘因而論救先生得以臨武

知縣改南京大理寺評事祥刑明允屢平反大獄
不爲勢撓三年考績

勅進階文林郎復任疏乞歸省父之推陞福建按察僉
事毅然以振風紀爲已任明以折獄威以摧姦吏
弊民瘼皆欲一切掃去但上以撫巡諸大吏事多
掣肘無之觸瘴成疾屢有去志以歷俸三年考績
赴部就謝病冢宰尹公慰留之先生辭益力尹公
詰之曰不能軟不貪酷不老疾如何可退先生矢
口對云古人正色立朝某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
不取某之貪多矣古人視民如傷某之酷多矣年

雖未艾鬚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請舉一退之足
矣尹公憮然知先生意決明日爲具奏得致仕僅年四十一士君子聞風莫不嘆仰其高
而識者尤誦其見幾之早也旣歸杜門謝俗日以
娛親玩書爲事安貧守道若將終身然猶眷眷焉
心在愛君憂國其視果於忘世者自別先生身雖
退而德益進望益隆矣海內仰之如山斗名公賢
大夫士無論知舊過浙必造訪焉敬齋胡公居仁
南川林公緝熙時稱名儒遠來請益尤知敬服東
洲胡公希仁提學兩浙尊禮先生卽其近居山而

相度之將築書院爲開講之所先生力謝止蓋素
性闇然不喜標榜也遠近學者執經問難門墻林
立遵不敏樞趨且晚先生亟許可教愛獨至從學
於風木山中三載先生不間寒暑日徒步三四里
至則循循善誘示以聖學大要啓以經書奧旨從
容問荅叩竭兩端微而天道著而人事遠而往古
近而來今蓋無所不講無所不究若夫妙道精義
有未可以言說費者必待憤悱而後發之必令深
思而自得之先生且謂吾於此理頗有所見顧未
有領者子其勉之至是諸彥從游日衆高第弟子

彬彬輩出先生門下於斯盛矣弘治初元主事林
公沂御史湯公鼎姜公洪王公鑑之侍郎黃公孔
昭交章論薦皆不起厥後銓曹諸司孫公文王公
廷輔黃公寶黃公備僉議薦取而蔡公清雅知先
生力為辭焉謂聽先生堅卧保全令德亦足裨風
化况今未能不次擢用止以纂脩起之誠亦不必
竟其事矣歲庚申北虜犯邊主事潘公府上疏獨
薦先生繼疏列薦諸公且揚言于當道曰吾浙有
三闕典劉伯溫未世封一也方正學未旌表二也
章德懋未大用三也聞者動心恭遇

孝宗屬精圖治任儒宿

詔特起方石謝公鳴治北監祭酒先生南監祭酒東閣

大學士謝公因遵南行屬致意二公

聖上眷注當不俟駕且謂風化重地得晉浙二公為之
師表不亦盛哉二先生後先赴

召學校又隳師道為之再振先生嚴規矩尚德化厲廉
耻六館諸生翕然嚮風豪傑有志之士无感化深
焉迺者屬當

大慶錫

誥褒勸進階朝列大夫滿考三年齒屆七十至此凡五

疏乞休徑移疾以歸正德庚午

皇上詔起南京太常寺卿辭辛未又陞南京禮部侍郎

辭

優詔允以侍郎致仕郡守劉公濂以優養耆德以勸士

風事南科給事中徐君文溥以廣

聖恩以崇儒道端化機事巡按御史鮮公冕以優儒臣

以昭

國恩事俱請養先生之老

詔令有司歲時以禮存問恩至渥也劉疏云云某用世

之功雖未及究然洗濯貪競感激懦頑默

朝廷扶翊世教增重國光轉移士風維係物望其爲
勞烈豈淺淺哉先生同時諸老悉以早謝惟先生
年踰大耋志氣如神不啻魯靈光歸然獨存永爲
斯文砥柱世道著龜謂非天錫難老其誰能與此
竊惟先生德性醇美本自天成學問淵源實由好
古蓋無師傳而多所自得者也莊定山嘗稱德懋
於書無不讀於天下事無不理會究極義理精微
身體力行任道於已惓惓斯世不爲矯飾張東白
嘗稱浙中如章謝人品俱高鳴治還叫噪惟德懋
沉靜胡東洲嘗稱言行相符心膽相照者閩浙間

惟德懋一人吾文山嘗稱章先生乃當時第一流
人物陳白沙嘗稱章德懋有宰相才周畏齋時可
亦云羅一峯嘗稱吾第德懋雪力澄山之才也其
為同志推許如此遵竊就親炙先生而觀之和氣
如春風清明如冰壺秋月汪汪如千頃波此則古
之有道者氣象而先生皆近似也微言至語遵蚤
記為一錄大抵論為人形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
須是與天地之體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
方可謂之人不然則與天地不相似矣論為學貴
立志必以聖人為的由孔孟之成法而學焉則庶

乎其不差矣論學者須大其心曾蓋心大則百物
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心小正如文
王小心翼翼一般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不至
狂妄矣論義理無窮不可少有得焉而自足白沙
嘗語定山書云大山為高矣太山之上更有天東
海為深矣東海之下更有地論詞章之學治世用
之不能興禮樂亂世用之不能致太平竟何益也
論虛寂之學最為心害後儒雖高明徃徃溺焉謂
自得易簡之妙終莫覺其非也論學術自程朱後
又大壞矣必須真聖賢出方救得耳論世道惟唐

虞三代之盛皆是聖賢在位致中和下此則一秦
一否祇憑氣運惟盪矣論漢大綱正而萬目未舉
然大綱亦有未盡正處唐萬目舉大綱未正然萬
目亦有未盡舉處惟我

大明立國規模宏遠周密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然
聖烈神功尤在於驅除胡元一統中夏掃夷狄之陋復
禮義之正亘古帝王未有高焉者也論

文廟祀典以道統言之須進周子兩程子張子朱子
於配饗之位庶允當矣論三代以下人物諸葛孔
明范希文真是全才猶未免事求可功求成如程

朱則是聖賢作用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
不為矣論世變天地元氣到後來亦衰弱生出人
物都厭厭不振少氣節甚至芝蘭亦變蕭艾矣論
士習謝疊山有云三代以後世之仕者無志堯舜
之治富貴其身而已矣孔孟以後世之學者無志
聖賢之學榮華其言而已矣論家法必有關雎麟
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如鄭義門兄弟爭
死其篤誼如此家道安得不悠久乎論風俗嘗欲
會同志擇里而居傲橫渠復古之志行藍田呂氏
鄉約庶可一變而厚矣論政體第一是格君心收

人才固民心為本然後政事可舉而行也論
國朝人物忠誼則方正學文章則宋景濂政事則周
文襄道學則吳康齋論吾婺有三大擔自東萊何
玉金許後道學無人擔自宗忠簡潘默成後功業
無人擔自吳黃柳宋後文章無人擔可勝嘆哉論
居常處困每誦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
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便覺聳然自警拔論君敬自謂於專一上見功覺
得心中無甚放僻邪侈之雜論窮理自謂於精義
處得力見得進退辭受之節頗分明不敢放過凡

此至論不一而足遵服膺師訓幾四十年少有愚
得豈敢自昧竊以先生學易之邃窺測一二而贊
之曰先生其殆深於易而善用易者歟學由乾惕
德含坤章履道坦坦君子謙謙進得泰之彙征退
得遯之嘉遯仕得漸之羽儀處得蠱之高尚時止
時行其道光明又似得之良焉噫嘻先生其殆深
於易而善用易者也

正德庚辰春三月朔

以氣義相應引古者左右史箴王闕輒上言天下
事屬上元縱燈火諸學士皆應制賦詩章先生曰
此不足明

上盛德也卽與昭杲同疏諫忤

旨譴責皆斥外先是脩撰倫亦坐論宰相起復事得謫
時號翰林四諫云尋用廷臣論林章先生從臨武
令改南京大理評事三年遷福建按察僉事章先
生旣儒重典內外刑司衆疑非所任而先生之在
南廷視讞以經律相比附不爲文深亟察而一稱
平至是益以風望脩振綱紀乃過習吏者閩籍山

海姦竊多有章先生下令謹番舶經海田弛鑛禁
平沙尤太寧巨寇通商惠工振窮均賦部內大治
然竟以廉鯁不能逐時低以又積勞觸瘴故倦游
則因考績至都力引求罷宰臣慰勉留之再三終
不可遂致仕蓋年四十一矣其介決如此旣歸日
奉娛其親優游貧約湛如也時下帷講誦四方學
者執經受業門下常數十百人賢士大夫之道吳
越者必低回造請其廬或千里駕至中外大臣交
章論薦皆不起於是海內視章先生出處占時興
替矣

敬皇帝方尊嚮師儒有

詔徵拜章先生南京國子祭酒而先生方遭喪力辭

朝廷虛位以聽終制章先生感

上至意服除乃奉

詔至太學脩明教化倡德義厲廉耻飭矩矱著功令析
經藝道訓典博士諸生翕然鄉風矣正德紀元章
先生首陳治要五事勸

天子勤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旣報聞乃
乞骸骨疏頻

上不允因輒移疾東出不待報遂歸居頃之逆阹怙擅

公卿大臣多中斥辱者乃始服章先生先幾云庚
午以南京太常卿召辭乃更擢禮部侍郎力謝解
則聽以侍郎致仕始先生家居蓋數十年足不涉
闌市會盜起江西越鄙騷動乃徙家城中其居如
寒士金華守欲為稍治門堂先生不屑也守與部
使者列疏章先生者碩宜崇禮以風天下而給諫
復從中論之

詔所司歲時禮餽務稱養老意焉

今上卽位敕加章先生南京禮部尚書固辭

上溫旨褒重且遣太行存問而章先生已遘疾卒于家

壽八十有六訃聞

詔賜葬祭贈太子少保諡曰文懿其後從金華守言章先生清貧家無遺貲可官給養其孤接比長錄太學生皆異數章先生始稱闇然子晚稱激濱遺老學者即所講業楓木山中稱楓山先生先生爲人龐樸長者而蓄德深閱喜怒不形於色德怨不槩於心矜虛不出於口驕泰不設於身其長不自見小疵不自掩人與之交則視語之言則信簡文而踈目恂恂如也坦坦如也至臨大節論事決議據辯確然不可易矣其於勢利紛華一不入其中履

素安土無強於世而特喜推汲士誨道人如恐不及焉爲文章不尚工藻取達而止或諷之著述則稱經傳之言至矣學者務反觀深造之故其所著惟婺鄉賢志若干卷蘭谿志若干卷遺文及語錄若干卷藏于家其高第弟子名位顯聞者若干人具見實紀而今越中治易洪範禮風雅論語孟子皆本章先生

唐鉞曰余讀宋史諸傳病其繁蕪謬亂其細者類門生家乘裨官之例非太史體至所謂道學傳者乃復標異於儒其所揄揚欲過賢聖近乎誣矣疑

不足傳信及觀章先生所著有宋史刊誤書未成
編求之已逸迄不得其所指章先生其學本尊信
宋儒而其行事持議持平實簡易不矜立門戶其
貶少宋史固以是與蓋其所詣深矣其詳載實紀
語中而門人所為傳頌在其未卒前而復多贅語
余乃謹次其行履之大者如此章先生既尊顯國
史當序列其傳非學者所得私然先生叢談小物
舉有可師學者得備覽其書考焉至其立朝治官
進退廉節卓然稱其好學可為一代鴻儒矣

楊廉像贊

門人湛若水

增城人
南京吏部尚書

先生自謂一生委靡君子曰盛德之至是故不言
而信不怒而人畏不為名高以立異而人自不可
企忠信一貫表裡無貳非盛德其孰能與於是彼
狡獪媮媮進取以為媚者覩先生之像其獨能無
愧也乎

理學名臣錄贊

楊廉

豐城人
南京禮部尚書

君子之仕難進易退匪矯乎時義有攸在儒者之

學重內輕外匪逃乎名道不可恃泣治有本施教
有方克稱大老眉壽無疆

大理寺名宦贊

林希元

同安人
大理少卿

楓山先生翰林一疏立朝大節表表在人歷官所
至雖未盡見其設施要皆不與俗同參以平生議
論其胸中所存與經濟大略因可槩見使得盡見
之行功業當未易量而志卒弗酬是則世道之不
幸也要其心拳拳在天下豈果於忘世者其所以
難進易退必有其故矣然鴻羽鳳毛從當時而風

後世且使今世仕者猶知聖賢出處去就之義古
道不至於淪喪其功比之蕪善豈可以多寡論哉
考其學問淵源道德明著殆可以接四先生之席
而為朱門之游夏其拳拳以道術分裂程朱去遠
為慮又謂婺有三巨擔棄道左無人擔則其憂道
之心與其所以自任之意隱然見於言外矣

後山先生

全集序

余祐都陽人
吏部侍郎

楓山章先生學行之美祐弱冠時已盛聞之後官
南都適先生為國子祭酒間嘗往請益焉觀其儀
容聽其言論誠為有德君子一時名公未能或之
先也弟禕方在太學門下每稱先生履繩蹈矩躬
率諸生祁寒暑雨必具冠服終日端坐以待六館
質疑問難者經史儒先之語舉輒成誦一字弗遺
聞者罔不欽服而率教焉夷考先生筮仕之初即
以直諫謫官後乃持憲閩中風節政事迥出入表

年方強仕卽其退藏脩德緝學日益加密蓋在林
下幾三十年再起爲國子祭酒秩滿三載連疏乞
休始獲如志自是士大夫公論多上薦奏

朝廷公道亦累加獎擢然先生高致竟弗肯起嗚呼
賢哉士君子之仕行其義也精義入神其可不知
幾乎先生仕不廢義而又能識幾焉此所以非人
之可及也近接從子樸菴中丞乃以從弟井菴所
輯先生遺稿屬祐序之晚生小子奚足以窺盛美
萬一而以姓名獲綴先生下風其自爲幸豈不多
耶夫聖賢之學中正平實初非求同於人亦非求

異於人也程朱闡明正學之後傳習流行迄今未
乏而能真繼程朱之學可爲人之師範者殊不多
見也夫道本無窮人難盡識前聖後賢之論互相
發明小有異者不害其爲大同而非背馳不相入
焉謂程朱之後絕無一語可出於已固難稱爲自
得之學謂程朱論多非是則其狂悖僭妄不自量
度可勝嘆哉先生質性自然不煩矯厲操脩篤實
不事表暴而學術宗依遠惟程朱是敬是信不敢
少有違戾近則何王金許實同鄉郡平生企慕而
願學者年旣逾耄造詣精到讀其遺稿槩可見焉

揆之鄉郡四賢伯仲堦筮皆能恪守程朱之軌轍
者也其視近時敢為異論之人匪徒獲罪程朱而
亦先生之罪人也九原可作安得復起先生倡明
此學矯正今日之士習也哉

楓山遺文序

林俊

文本諸心而根之於道主張人文鋪敘皇極感人
心而裨治化後世抉竒搜博以績藻雕飾為工文
云文云乎哉太子少保尚書章文懿公楓山先生
自魁禮部系仕籍幾六十年實歷不滿十載其貧
守道崇尚廉退其忠實之操質約渾古之風固已
高出人流望在海之內外經世大略大可用天下
小可用於天下而石蘊淵藏僅取司成之一遇棄
之壯盛而收之衰憊之餘斯有志所扼腕也然士

有山斗國有著龜以獨繫天下之重尊信大同焉
及請老勤穫

武廟重遣其意如其官竟許之

上在舊邸熟先生名作而卽位思有以致之先生已望
九之年縵典殊恩其不能拜矣予愧屈數老於先
生允注嚮先生亦謬予與時屬有所寄遺老之召
方幸過里門接道論而先生又歿矣老泪遺容幽
明相對予之無能已先生猶先生之無能已予予
也旣狀事行與立祠門人董遵以遺文屬序先生
全集諸子都憲君已梓行矣是集遵所錄也先生

專志六經附博史子意所詣極將欲起婺學數百
年後會北山魯齋仁山白雲之派以上接晦庵東
萊之傳次之亦力追道傳晉卿景濂仲申數大家
之逸響其旨深深可寓道其詞正正可寓心其筆
勢平典文體簡潔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若湖海
平流風激水湧以備盡文章變態文云文云乎哉



P50-P54

福建名賢祠狀

福州府儒學并閩侯懷三縣儒學廩增附生員宋
邦俊等呈為崇祀典以激士風事照得楓山章先
生懋係浙江蘭谿縣人中成化丙戌會元曾任福
建按察司僉事其人穎悟夙成洞見道體存養有
主靜之工夫行藏無外物之牽絆淵源學問可以
上追宋儒經世文章自能超拔流俗抗疏敢言是
其忠也受謫不顧是其義也屢聘屢辭是其介也
樂育人才是其仁也煙火一諫與日爭光約鄉一
書士夫心服論節義當與羅一峰頡頏論器局當

與陳白沙並駕其在福省也始督屯田軍衛畏威而順化繼籌海道盜賊聞風而潛踪如此偉人世不多得宦跡處所理當追崇但在任不久而遽歸公論久淹而未白且一峯諸公皆以得專祀而楓山正學獨不沾一祭人心寧忍於不言乎幸蒙巡按老大人垂仁學校注意斯文正君子道長之時吾道可伸之機會也即今春祭已近合無將楓山神位送與一峯同祠共祭則上不廢官府之財下可慰士論之公不勝忻幸之至為此理合備情具呈乞為裁處施行

布政司經歷司呈為崇祀典以激士風事奉使司劄付蒙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施批據福州并閩侯懷三縣儒學生員宋邦俊等呈前事蒙批看得章楓山係一代人望非惟德學超群其歷官節義治行之善亦多宦跡所經而祀典有缺公論誠為未明今各學諸生猶有此呈是亦一義舉也布政司會同按察司并提學等道備查本公平生行實并居官履歷之善從公議處應否與一峯諸公同祠共祭務求事體穩當輿情允愜具由詳奪此繳依蒙會同查議得贈太子少保南京禮部尚書致

仕謚文懿楓山章先生自幼聰明穎悟其學根據
六經不屑為文章小技舉會元在中秘凡三年於
古今彙典靡不精詳授編脩在史館僅踰月以諫
阻燈火遂致落職時同官黃仲昭莊孔暘稱為三
君子又與羅一峯稱為四諫由是直聲忠槩天下
想聞尋轉南京大理寺評事每存惻隱以檢刑贖
務平反為急歷陞福建按察司僉事大振紀綱以
剔吏蠹滌民瘼為先家食貳拾餘年論薦起為祭
酒時父居喪虛席以待卽告再辭強而後可首勵
教化倡德義明道術六館諸生心悅誠服既而陳

言勤聖學五事於正德之初年方欲大用先後凡
八疏始得謝事平生學以達本介以辨義養以成
性行以迪德意所詣極將欲起婺學數百年後會
北山魯齋仁山白雲之派以上接晦庵東萊之傳
也敷歷中外官不過三考而在閩凡三年德澤在
人於今為烈論者謂其道義風節與一峯偕合與
一峯同祀但一峯書院先為一峯設嘉靖七年議
添舒梓溪而扁額仍舊今旣增入楓山則一峯書
院理宜改題額再照三公同祠主位亦宜序次羅
章俱為成化丙戌進士齒敘則羅為長舒係正德

丁丑狀元於羅為私淑於章為後進合無二公並
列或以舒配享宜以時定緣蒙批行議處崇祀名
賢事理擬合會案呈奪事理為此備由同原蒙批
呈劄付本司即便轉呈御史施 照詳施行蒙批
章楓山既查有善行實跡有補於名教有益於地
方應與羅一峯並祀足見人心公論之不可泯與
舒梓溪三人忠義風節皆一時之名賢准改舊額
為名賢祠其位次則照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羅左
而章右舒則其配享也即擇日安牌改扁則禮以
義起祀典正而人神安矣仍通行會議衙門及該

府縣并各學查照施行繳

祭文

林俊

嗚呼道有界畛時有機綜鳳衰麟踣飛走吟弄居
醇守樸吾道不孤柴桑方格易洞門徒一代完人
兩間正氣立懦廉頑大雅風味白首時化彷徨艱
貞言厲世責幸遭

聖明存問疊稠斯生斯日既老既病收焉以寂歲陰殘
燭弱子拜前寒落可念悠悠蒼天昔也何來今也
如夢一老不憇典刑之慟

楊廉

嗚呼儒雅如黃耒軒豪邁如莊定山公則欽華就
實獨立其間風節如羅一峯習靜如陳白沙公則
既博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
福無疆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也嗚呼
在漢東都不為危言之叔度在宋鵝湖不立異論
之伯恭今求其人容非公乎廉過公里弗克備儀
茶酒一酌為我鑒之

費宏
鉛山人
少師大學士

嗚呼儒者之學莫先於義理體道之實在養其性情必此心之無偽如赤子之純明斯表裏同符而初終一轍言行相顧而德業可成此坤之直內在於以敬而乾之閑邪所以存誠也惟公稟天地之淑氣萃河嶽之英靈沉潛正學討論遺經志惟切於道義動必合乎準繩彼徇俗之富貴與諧世之功名凡衆之所爭趨而力奪乃公之所厭薄而羞稱其進也以引君當道為急而忠言讜論已著聞於筮仕其退也以安貧守道為樂而清風高節愈重於公評左遷而出未嘗以為辱被

召而起未嘗以為榮惟操存之篤實故樹立之堅貞斯文恃之以為元氣學者尊之以為儀刑宏夙仰山斗幸及門墻每覲德而心醉且清誨之屢承辛未之秋赴

召北行停舟侍教至於深更上拳拳於君德下數數於民生蓋老成之忠懇猶雅意於朝廷胡昊天之弗吊忽耆舊之殂傾昔也聞公之訃驚悼而無已今也過公之里益淒惻而難勝喜遺孤之有立見天道之足徵抒哀悰於一誄庶感格於幽明嗚呼哀哉尚饗

羅欽順泰和人
吏部尚書

嗚呼天高日朗公之襟懷地負海涵公之問學德容之溫潤則甘雨和風氣象之尊嚴則泰山喬嶽萃精誠於月窟天根悟至理於鳶飛魚躍疊疊焉無時不勤休休焉無日不樂此欽順之於公蓋未易爲之形容而粗能狀其大畧者也公之發身則聽歌鹿鳴省元甲第吉士蜚聲公之歷官則翰林編纂評刑僉臬司成六館然而滿考之書恒少居閒之日甚長惟公論之交附肆屢騰於薦章

朝廷方急於用賢由司成三遷而正位宗伯公允篤於自信自南雍一退而終老故鄉此欽順之於公蓋未易詳其本末而粗能道其行藏者也藻思雄文忠言讜論臨事惟公孰恩孰怨何王金許上溯程朱正傳斯在之死弗渝其所未爲付之猶子出入門牆矧多良士世有三立公其近之九原奚憾千古爲期欽順筮仕之初公方高卧竟以菲才忝爲公佐夕炙晨薰膏枯起惰巨海纖鱗欣然自賀研窮世入商略古今何遠何近何高何深奉違彌久懷仰弗任每憑過客貽我好音聞訃南銓方罔



P61下半页缺

